



黄天源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为你心狂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275975

黄天源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为你心狂

RBhdb/08

I247.5
4260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你心狂/黄天源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5354-2397-3

I. 为…

II. 黄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0208 号

责任编辑:田 园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崇阳县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2.375 插页:2

版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59 千字 印数:1—8000 册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内容简介

辛东卫雄心勃勃地要做中国的比尔·盖茨。他推出的杀病毒软件“克毒王”一炮而红。进而，他为了迅速缔造一家上市公司，不惜高息集资，使公司飞快膨胀。面对 25% 的集资年息，他要开发一个像 WINDOWS 一样覆盖全世界的人生咨询系统，回答人生所有问题，但狂热地追求他的女孩却无法从中找到他是否真正爱自己的答案，他本人也陷入了性色的迷乱之中。最后，为摆脱困境，他竟要爱他的女人陪银行官员睡觉。作品再现了商战风云、情场角逐，以及人性的多姿多彩。故事一气呵成，令人爱不释手。



邂逅是个随机函数

春 末夏初的一个夜晚，她走进从故乡开往广州的一艘小客轮的四等舱里。在寻找自己铺位的时候，她发觉舱里所有男人像狼一样地盯住她，他们贪婪的目光充满着渴望，一个个热情得好像说：来呀，你的铺位就在我这里！

沿着床边的编号，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铺位。铺位分上下铺，用木板平铺搭成，中间用15厘米高的活动木板隔开，上面铺一张窄窄的草席，这便是旅客的“床”。如果不是那15厘米高木板作视觉和心理上的安慰，简直可以说全体旅客同床共眠。她看见自己的铺位旁边，有一个精瘦的男人像猴子似的蹲着，他仰

着满是骨头的脸，用一双色迷迷、浑浊的眼珠迎接她，令她很不舒服。

“小姐，来，我来帮你放行李。”瘦猴儿在铺上向她跪过来，不由分说从她手里拿走小皮箱，放进床头，她只好说声“谢谢”。

她脱掉鞋，钻进自己的铺位坐着，立即看见上铺吊下来的一双双脚。她恶心地扭头转向床头的窗口。自己的床头没有窗口，左右两边的铺位都有。她的脸自然不会转向瘦猴儿那边，右边的铺位还空着，她几乎要向上天祈祷：千万不要来个男人！

“小姐，回省城吗？”为了面向着她，瘦猴儿不惜坐到床尾的臭脚下。

“嗯。”她随意地应了一声，便把头更扭向窗口。江水黑沉沉的，闪着船上的灯光。初夏的凉风从窗口吹进来，缓解了舱内的闷气。

一声汽笛长鸣，轮机隆隆发动。右边的铺位还空着，她暗暗高兴。如果这铺位没有人，她就可以搬过去，与那瘦猴儿隔开了。

在船离开码头的时候，她一方面高兴，一方面又为这铺位赶不上船的旅客惋惜。为怕那个旅客过来抢占这个有窗口的铺位，她连忙坐到空铺上。正准备将皮箱挪过来，有人弯腰把头探进来，用非常地道的普通话问道：“请问：这是 1012 的铺位吗？”

来者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，国字脸，满头大汗，料想他是开船那一刻跳上甲板的。

“对不起，这是 1012。”她红着脸跨回自己的铺位。

这位 1012 把一个胀鼓鼓的大旅行袋放到床上，然后钻进来，面窗而坐，拉下 T 恤的拉链，任冷风驱散身上的热气。

他实在是相貌堂堂，英气勃勃。他盘腿正襟危坐，面窗目不斜视，好像和尚打坐，又似决策者陷入沉思。这四等舱乱糟糟的环境，好像对他的情绪没有丝毫的影响。在村里，在县里，她还未见过这般不寻常的人物，不由得多看了他一眼。

“小姐，你喜欢窗口，我就同你换。”瘦猴儿讨好地提议说。

“不换，我还怕风呢。”她一口拒绝。不知为什么，她觉得靠近 1012 有一种安全感。

“怕风可以拉上窗门嘛！”瘦猴儿还不识趣地纠缠着。

“何必呢！你要换，就同你那边的人换。”她厌恶地说，转过身去，不再理会他。

也许他们不愉快的谈话惊动了旁边的 1012，他转过脸来，打量了他们一下。跟着从旅行袋中掏出一本杂志，对着过道的灯光，头也不抬地读起来。

她也从随身携带的挎包中拿出一本词典，聚精会神地翻看着。

为着不影响旅客休息，船上的灯关了，只剩下两只昏暗的灯泡。书是无法看的了，只好睡觉。

在半睡半醒当中，她感觉到有人摸她的胸脯。她猛然惊醒坐起来，瘦猴儿的手迅速从她被窝里缩回去。

“你怎么把手伸过来？”她愤怒地瞪着瘦猴儿。

“什么，我伸手搞你？你不是发梦吧！”瘦猴儿的身体整个地挨着隔板，朝她侧卧着，伸手越过低矮的隔板摸她，是非常方便的。

这时 1012 也坐了起来，默不作声地瞧着他们。

“你看你，差不多都睡到我这边来了，还不承认……”面对

着这色鬼无赖，她又气又羞，真不知怎么办。

“小妹子，睡觉我哪能管得住自己？碌来碌去总有的。你要没人近你，就包舱好啦。”

这色鬼无赖还挺会狡辩，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她只好坐到床中央，用背对着他。她准备就这样坐到天亮。

“小姐，我和你换一个铺位。”1012终于开声了，话音十分严肃郑重，颇有点命令的成分。

她看看1013正好是个女客，便欣然同意了：“谢谢。”

经过那瘦猴儿无耻的骚扰，她顿时睡意全无。

1012也在旁边辗转反侧。也许这折腾令他再无法入睡。

“对不起，吵醒你了。”她侧过身低声对他说。

“没事。”他转过脸平静地答道。“很快就天亮了，睡不睡也无所谓。”

“哪里，睡不好是会影响明天的精神的。”

“不会，惯了，平时我也睡得很少。”轮机的响声使他们的低声谈话只有他们之间听得到。“你的普通话说得很不错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“不，我是本地人。你呢，我敢肯定，绝对不是本地人。”

“让你说对了，我是山东沂蒙人。”

“而且，你是电脑方面的行家。”她不无得意地说。

“奇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会电脑？”

“你看那本杂志叫《电脑世界》嘛。”

“原来这样。”他无声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如果看《电脑世界》就是电脑行家，那么你看字典就是文字学家了？”

“那不同，字典小学生也会看的，但专业杂志呢，就不是人

人都会看的了。”

“冒昧问一下：旅途带着字典看的，真是非常罕见的事，你真是文字学家吗？”他旁边那个无赖的鼻鼾比他说话的声音还响。

“哪里，若真是文字学家，就不会在旅途翻字典了——我只不过在瞎搞一种汉字编码。”

“汉字编码？噢，你才是真正的电脑专家呢，失敬，失敬。”他支起身子说。

“你错了，我对电脑一窍不通，正想向你请教些电脑问题呢——打扰你休息了。”她也顺势半倚起来。

“别客气，这时候聊聊，比睁着眼等天亮强。”他说。

“搞好了一套新的编码，把它放在电脑上，会很困难吗？”

“我没有搞过，我想，不会太困难吧。”跟着他问：“你不懂电脑，怎么又会搞起汉字编码来的？”

“我学过五笔，太难记了。”

“是呀，五笔不容易学，我也不会，我打汉字用的是拼音。”

“你们北方人讲普通话，用拼音很方便，几乎不用学；可我们广东人发音不准，打起来老是出错，而且，拼音的重码多得惊人，每打一个字都要挑选，所以我们的打字小姐都不用拼音，多数用五笔。但五笔实在难学，不是职业录人员学这个太烦了。”

“五笔里不是还有个五笔画吗？横一竖二三点撇，会写字的人五分钟就学会了。”

“这也太原始了，每打一个字都得花时间找字挑字。我的意思是，最好有一种容易学重码又少的输入法就好了。”

“易学的，一般打不快；快的，往往难学。看来，你是准备编一套又快又易学的了。”

“想是这样想，但真的不容易做到。我读中学的时候，很怕查字典，既要翻部首，又要数笔画，心想要是有一种字典，一看那个字，就知道它在哪一页就好了。后来老师告诉我，有这种字典，那就是四角号码字典。此后，我查字典就用四角号码去查。在大学，我有机会接触到计算机，嫌五笔难学，就一直琢磨：能不能在四角号码的基础上，搞一个新的输入法。不怕见笑，我业余时间都泡在那里了。”

“真了不起！”他赞叹说。“什么时候编好了，能让我先试用一下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但怎么挂上电脑去，还得请你帮忙啊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我叫萧芸，是《珠江晨报》的记者。”她打开手提袋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。

“哦，你是广州的记者，是刚采访完回去吗？”他接过名片端详着。

“不，这次我是回来看我妈的，她病了。你呢，是出差到这里来的吧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他颇有点尴尬地摇摇头。“对不起，我没有名片。我叫辛东卫——辛苦的辛，东南西北的东，保卫的卫。三天前，我还是山西一个县统计局的干部。我是学计算机的，在那里，我学的东西根本发挥不了，就辞职到南方来。在广州一下火车，就到这里来找我大学的一个同学。原想拉她一块到广州打天下的，谁知道她已经当上县委书记夫人了，哪里还会辞职跟我下海呢。这回，我要单枪匹马闯广州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掩饰不住一脸的失落。

这人说话真坦率，是个坦坦荡荡的君子。在对他好感之中，又添了一分信任。她不由关注地问：“这么说，现在你到广州，连在哪里落脚也不知道了？”

“是呀，所以没法留地址给你。”他茫然答道。

“你来广东，原先是准备怎么干的？”

“我开发了一个清病毒的软件，姑且叫它‘克毒王’吧。现在流行的清病毒程序，都不能清除分区表的病毒，甚至 DOS 引导区的病毒也不能清。我的克毒王不但能清除引导区的病毒，连藏在分区表里的病毒也能清除。我就是靠它来广东打天下的。”他自信地说。

“你是说，准备在广州给人家清除病毒？”

“不是开医院那样给人治病，而是把软件卖给用户。”辛东卫笑笑说。“但生产产品需要有公司，卖产品需要有门市部。现在我连住旅店的钱也不多，怎么去成立公司，办个门市部呢？”

“你来时，是把开公司的希望寄托在那女同学身上？”

“多少有点吧——她毕竟在广东这地头，办什么事都容易些。”

“县委书记夫人不愿帮你？”

“她嫁了人，我就什么也不想说了。况且在一个小县城，电脑软件是很难打开市场的。”

他们说着说着，曙光悄悄透进了船舱。不久，船也到港了。

他们拿起行李，跟随着旅客一起走上甲板。直到此时，她才知道他那么高大，她的头才到他的肩膀上。

走出了大沙头客运站，是该分手了，萧芸忽然转过身，仰起脸望着他说：“既然暂时……你还没有什么地方要去，那就到我

舅父家里坐坐吧，他是《珠江晨报》的副老总，关系多，说不定能帮上你。”

他正愁不知道到哪里去，听见萧芸这么说，自然喜出望外：“这会不会太冒昧了？”

“不会的。我舅父是一个很热心的人。我说你是我大学同学的哥哥，专程来找我介绍工作的，就行了。”

是锥子，必脱颖而出

辛东卫祖籍山东沂蒙，祖宗三代都是种田的。到他，种瓜得豆，破天荒地出了个大学生。他自小聪明。他读一年级的時候，来了一个下放教师。此人酷爱围棋，对下放最大的牢骚是“找不到人下围棋”。不知为了摸摸围棋还是怎么的，他偷偷找了几个一年级的孩子，教他们下围棋。在几个学棋的孩子中，最灵的是辛东卫。到小学毕业的时候，他已经彻底打败老师了。老师摸着他的头感慨地说：“可惜呀，我不是高手，不然你会是第二个陈祖德。”年幼的辛东卫是梦想做中国棋王的，但他上中学之后，再找不到能指导他下棋的老师，也找不到能赢他的对手，棋王梦慢慢地便破灭了。

辛东卫不仅聪慧，而且异常胆大。在大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年月，他爹在村口卖花生，被大队民兵连秤子一起没收了。八岁的他，居然在夜里钻进民兵营里，把秤子偷了回来。不过他爹

却从此再不敢拿这杆秤去做买卖。

辛东卫高中毕业，以全县高考第一名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曾要求分配到广东工作。班上许多同学都知道，他此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一个叫沈樱的广东籍女同学，他们地下恋爱已多时了。广东是分配的热门，他又没有广东方面的关系，结果好梦难圆，被分到山西一个贫困县的统计局工作。

已经九十年代了，这个县惟一使用计算机的单位只有统计局。这台计算机还是地区统计局为了统一工作步调，特别拨下来的。当然不会特别好，老是不能正常工作，动不动就要拿到地区维修，各种统计数据不能按时上送，老被地区统计局点名批评。于是他们就要求分配一名计算机毕业的大学生。辛东卫报到后，这部计算机却出奇地正常，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故障。大家都说他一来就把它镇住了。请来一尊菩萨镇住它也好。只要计算机不出事，他辛东卫就是白吃饭也可以。但总不能让辛东卫整天坐着等计算机出问题呀，于是他们就让他读书学习，熟悉统计工作。

可怜辛东卫对统计工作没有一点兴趣，他要当的是电脑专家而不是统计大师。《统计学》他一点也看不进，只好将统计书籍摆在桌面上，其实看的是电脑书。机关白养一个人，谁也不难过，难过者，是辛东卫自己。上班难过，下班也难过。住在集体宿舍里，没有家，没有亲戚朋友，下班在饭堂吃过饭后，真不知道干什么。惟一有兴趣的事，是找人下围棋。周围会下围棋的人不多，不让子能和他战平的人，一个也没有。老是和那些让几子的人下，下多了也没有意思。要是局里的电脑不发生病毒，他的日子真不知道如何打发。

那天上班不久，操作员阮小灼慌慌张张地来找他，说电脑坏

了，屏幕上打乒乓球，乒乓球所到之处，将屏幕上的文字都删改得疙疙瘩瘩，让人看见起鸡皮。辛东卫一听，马上精神起来。在计算机领域中，他最感兴趣的是计算机病毒，他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计算机病毒的研究。

“电脑没有坏，这是计算机病毒，具体地说，这是乒乓球病毒。”他看过电脑后对阮小妤说。

“计算机怎么会有病毒呢？它又不是人。”全县第一个使用电脑的阮小妤大惑不解。她是县纪委书记的小女儿，考不上大学就让她老子派发到这清水衙门来了。局领导怕她受委屈，一有上头要搞计算机统计的消息，就送她到地区培训。

辛东卫笑了：“计算机病毒并非人那种病毒，它其实是一种破坏性程序。它进入电脑之后，就搞形形色色的破坏。”

“破坏性程序？电脑原先没有的呀，怎么今天突然有呢？”不喜欢读书但却相当聪明伶俐的小妤又问道。

“这个倒要问你自己的了，最近你有没有在上面玩过游戏？”辛东卫盯着她问。

她做了个鬼脸否认：“没有呀……”

“你不老实，我不给清了。”辛东卫吓唬吓唬她。

“昨天临下班前……没事做，我把俄罗斯方块拷进去……玩过……”小妤只好嘟嘟囔囔地老实承认。“请你千万不要告诉股长，行吗？”

辛东卫觉得这个长着小酒窝的女孩虽然好玩调皮，但没有城府，蛮单纯可爱的。“可以，不过今后不能随便拷游戏进去了，清除这种病毒是挺麻烦的。”

的确，这种乒乓球病毒已经侵入了硬盘的分区表，光是将硬

盘格式化一次还不能清除，非要用 DM 做一次硬盘低级格式化，方能将病毒清除干净。重新格式化硬盘之前，必需将硬盘的所有数据全部拷入软盘备份。

给硬盘做低级格式化需要十多分钟。看着屏幕上 0-1-0-1 不停地闪动，在一旁的小灼问道：“0-1-0-1 就可以杀死病毒了？”

要把目前所做的一切原理和小灼说清楚，恐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说了，她也听不明白，辛东卫便随口应道：“是啊。”

“谁那么可恶，专门搞这些病毒害人！咱们被他搞苦了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”小灼嘀咕着说。

这小家伙倒是疾恶如仇的。他瞧着她少女樱桃般鲜润的红唇说道：“那你就知道了，最先搞这把戏的人，目的就是要获得‘好处’。他们编写了一个叫特洛伊木马程序。特洛伊木马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”

小灼摇摇头，睁着星星般明亮的眼睛凝视着他，非常有兴趣想听下去。

“古时候，有一个叫特洛伊的王国。特洛伊王子诱拐了希腊的皇后海伦，希腊人就围攻特洛伊，但攻城攻了九年，还攻不下。到第十年，希腊撤兵了，留下一座大木马。特洛伊人以为希腊人搬不走留下的，便搬进城里去。到了深夜，藏在木马里的希腊士兵就出来打开城门，让埋伏在城外的希腊军队冲进城来。制造特洛伊木马程序的人就是用这种办法，把自己的代码潜伏起来，等待用户输入自己的账号、口令，这个特洛伊木马程序一旦得到账号、口令之后，便显示刚才的输入有误，并将控制权还给原程序。用户往往以为自己真的敲错了，又再敲一遍，联机才进

入系统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特洛伊木马程序已收集了这用户的账号和密码，并发送给制造者。”

“哎，这还了得——咱们的统计数字不就让他窃去了吗？”

“小傻瓜，这种诡计要在电脑网络里才能用的，咱们是单机，它就是偷到了东西，也无法外送。”

他们正津津有味地谈论着，股长开会回来了，对小灼说：“你马上打印一份今年五月份的粮食报表给我，局长要看。”

辛东卫连忙说：“电脑有点毛病，我修好后小灼才能打印。”

听辛东卫这么说，小灼感激得几乎要亲他一下。自从大学生辛东卫来了之后，她觉得整整一个统计局都光亮了。这个一米八的山东小伙子长得好帅啊，举手投足，都与本地人有着一股说不出的柔情，电得你心里痒痒的。她早就想和他打上交道了，无奈一直没有接近他又不失少女矜持的机会。感谢病毒，使一切都水到渠成了。

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——辛东卫呀，现在正是你发挥作用的时候了，好好干，尽快修好。”对电脑一无所知的股长说。他似乎对电脑出现问题也颇高兴，因为由此证明了他提出要个计算机毕业的大学生是非常必要的。他说，等下他还要向局长汇报辛东卫在关键的时刻所起的作用呢。

辛东卫把病毒清除后，便将数据重新拷回硬盘，哪知竟有些文件无法拷回硬盘。旁边的小灼心慌了：“怎么会这样的？”

“大概是这张软盘的质量差。”辛东卫回答。

“不管那么多了，先将局长要的粮食报表打印出来再说吧。”小灼说。

仿佛老天爷非要惩罚她不可，在不能正常恢复回硬盘的那些

数据中，恰恰有局长要的报表文件。这可把她急坏了。“怎么办？”

“赶快将原始报表找出来，重新输入吧。”辛东卫说。

小妤只好乖乖按他说的去做。他们一直忙到深夜才把局长要的报表打印出来。

第二天，科长把报表送上给局长，并向局长汇报了辛东卫如何加班加点，奋战到深夜，修好了电脑，保证了报表准时输出。局长听了很高兴，也说向县里要一名计算机毕业的大学生是非常必要的，非常及时的。

但辛东卫对这种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”生活日益陷入苦闷。难道他青春的价值、十六年寒窗得来的全部知识，只是为一台计算机清理病毒或者维护它的正常运转？

打那以后，小妤对他越来越热情，频频以各种借口——生日啦，什么节啦——请他到家吃饭，还要拜他为师。小妤是统计局一枝花，父亲又是县纪委书记，县里许多年轻干部都巴不得有这种关系，有人就是这样进入仕途的。但辛东卫从来没有想过当官，更没有想过在一个小县城里当官，况且通过裙带关系当官，更是他不屑的。他之所以与小妤来往，一来是盛情难却，二来生活也太无聊，和个不俗的姑娘周旋一下，也解解闷。不过他做得很有分寸，一不能使自己掉进爱河里，二也不能令对方误会自己和她谈恋爱。所以，每逢小妤邀请他，他总要她多邀请局里一两个年轻人作伴。小妤心里虽然不大乐意，但总不好说“我就爱请你一个”。聪明的小妤便请了局里一对热恋中的青年朋友。这样既达到了辛东卫的要求，又不冲淡自己的情意——旁人还以为是对两对恋人聚会呢。